

Hilera
Santa

弗里达·卡萝
的秘密笔记

[墨西哥] F.G.哈根贝克 著

岑妮妮 译

F.G.H.

人民文学出版社

Hierba
Santa

弗里达·卡门
的秘密笔记

[墨西哥] F.G.哈根贝克 著

薄荷心

李娅妮 译

F.G. Hagenbeck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2-6912 号

F. G. Haghenbeck

Hierba Santa

Copyright © 2009 by F. G. Haghenbeck and Editorial Planeta Mexican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alamaia Lit, through Planeta Mexicana S. A. and
the Gray 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薄荷心:弗里达·卡罗的秘密笔记/(墨)哈根贝
克著;莫娅妮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527-8

I. ①薄… II. ①哈… ②莫… III. ①长篇小说-墨
西哥-现代 IV. ①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1180 号

特约策划:姚云青
责任编辑:胡真才
封面设计:董红红
卡片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1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27-8
定 价 29.00 元



前言

弗里达·卡罗一点点征服了我的心，并非一见钟情。我从年轻时就热爱着迭戈·里维拉^①的绘画，尤其是他的壁画。而那时，弗里达却只是有这么个人，她并没有带给我几年以后我重拾这本书时的那种心驰神往。弗里达在如今大概很是流行，所以这也许挺难理解。她的生命里不只有几幅画，也有痛苦、食物、酒精、疯狂，当然，还有满怀的激情。这就是我想在这部小寓言里所捕捉的，这部寓言并不像是女画家的传记，倒更像是格林童话。不过，虽然确实是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死神教母》给了我灵感，这其中也能找到斯蒂文·米尔豪瑟^②、雷·布拉德伯里^③、尤其是尼尔·盖曼^④的痕迹。这样的结果并非偶然。一开始，我把这个点子呈给 DC 漫画旗下眩晕漫画公司的女编辑，那时候，我正在写漫画故事。我想依作家盖曼的世界构架写一个寓言：在其中，死神真的在墨西哥亡灵节时宽限了主角一段时间，让他完成他的艺术创作，不过，那主角并不是弗

① 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国民画家，以画大型壁画著称。

② 斯蒂文·米尔豪瑟(1943—)，美国小说家。

③ 雷·布拉德伯里(1920—)，美国作家。

④ 尼尔·盖曼(1960—)，英国短篇小说家、漫画家、剧作家。

里达,而是四十年代的一个诗人。但这主意没被采纳,也许是因为它写得太直了,但是,这也有好处:这个想法就像葡萄酒一样逐渐沉淀。现在,我的死神与盖曼的死神已经截然不同,但仍受到他的影响。然后,弗里达就带着一串菜谱而来,我妻子就是带着与女画家同样的热情,按照那菜谱上放面粉和鸡蛋的分量来做菜的。她就这样抓住了我:通过胃,通过品尝她的道道美食,我渐渐明白厨艺和绘画都是魅惑感官的女性艺术。我感谢我的妻子莉莉安辛苦地寻找当时的菜谱,感谢将这道道菜谱流传下来的祖母们;我感谢海登·赫雷拉^①的书稿和格林兄弟、劳拉·艾斯基维尔^②和尼尔·盖曼创造出来的不同世界,在其中,幻想可以与我们的生活共生共存。当然,如果没有我的经纪人和忠实搭档贝尔纳特·费奥尔,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还要感谢加夫列尔·桑多瓦尔,特别是卡米娜·鲁夫朗格这位文学女王尽心尽力的编辑工作。寓言都是为了打消我们的恐惧、排遣我们的激情。所以,我们小时候总是想在睡前听个故事……晚安,弗里达。

F. G. 哈根贝克

墨西哥城 瓦利亚尔塔港

① 海登·赫雷拉,美国艺术史学家,著有《弗里达·卡罗传》一书。

② 劳拉·艾斯基维尔(1950—),墨西哥作家,其名作《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亦是以厨房、食谱为纲写成。

献给
对生活永葆激情的
路易斯和苏西



失落的弗里达文件

在弗里达·卡罗的个人物品中，曾有一本名为“薄荷集”的小黑册子。那是一本亡灵节的供品食谱集：照习俗，十一月二日，亡灵们会得到神的允许重返人间，应该搭起祭台迎接他们的到来，台上要遍插万寿菊，放满糖裹面包，摆上寄托哀思的照片，挂起各种神像，点起玄秘的熏香，立起可爱的骷髅糖，燃起指引黄泉路的蜡烛，还要奉上亡者最爱吃的食物。在位于美丽的科约阿坎区伦敦街上的那座博物馆里，人们在个人物品中发现这本小册子后，它立刻成了极珍贵的发现，并将在美术馆举办的弗里达诞辰纪念大型展览上首次展出。这本小册子的存在证明了弗里达准备她那些著名的亡灵祭坛时倾注了多少激情与时间。

在展览向公众开放的当天，小册子不翼而飞。



第一章

那个七月的夜晚不同以往，雨色退散，留下一幕缀满繁星的黑夜，扫去对着满城居民垂泪不止的乌云。一幢蓝色华宅在炎炎夏夜里昏昏欲睡，只有清风习习在那宅子的树丛间如孩童般嬉戏。

正是在那个宁静的夜晚，一串轻响传遍科约阿坎镇的角色角落。那是马儿在石子路上一溜小跑的“嘚嘚”蹄声。那一下下蹄声在高瓦屋的每个角落回荡，告诉所有住户有生人来访。

墨西哥城已是一个现代都市，久不见古老传说、村野异事，因此，科约阿坎的居民们满心好奇，放下晚饭，透过自家大门门缝，看见那谜一般的骑士身后带着一股气，“正是亡灵或鬼魂所特有”。一头恶犬狂吠着挡在神秘的骑手面前，但这并没有吓住那匹漂亮的白马，更别说那骑马的人了：那是一位不苟言笑的骑手，穿着一件栗色短外套，胸前斜挎着几个装满子弹的枪套。骑手头上扣了一顶草帽，那帽子大得就像一座圆圆的教堂顶，将他的脸完全掩住。在他脸庞的暗影中，只隐约看见一双明亮的眼睛，震人心魄，一道粗粗的八字胡，伸出两边脸颊。他所到之处，老人们都把门锁转上两道，插上插销，抵好门闩，因为他们一回想起革命时期还是满心惊惧，当年，那样的来客总会带来满眼废墟，留下满目疮痍。

骑手在伦敦街拐角的一座深蓝色的宅子前停下，那宅子的正面都是钴蓝色，在邻里间尤显特立独行。落地窗犹如巨大的眼睑，垂在大门边。马紧张地动来动去，直到骑手下马，亲热地拍了拍它的脖子才平静下来。陌生人扶了扶帽子，正了正枪套，稳健地走到大门前，拉了拉绳，扯得门铃叮当作响。一盏电灯随即打开，将屋子的入口处照了个透亮，也照见了一群在门口灯泡周围绝望嗡鸣的夜蛾。楚乔——体面人家都缺不了的小厮——探出头来看看客人，来人盯着他，往前跨了一步。小厮哆哆嗦嗦地将客人让进了门，还不忘先划几个十字，念几声万福马利亚。客人一声不响地大步穿过门厅，来到一座美轮美奂的屋子，里面摆着工艺家具，种着异国植物，还供着土著神像。整座宅子充满了矛盾。在这宅子里，苦痛的纪念与欢乐的回忆共存，过往的梦想与现时的成就同在。每一件东西都诉说着女主人的个人世界，她正在房间里等着来客。

初来乍到的客人毫无阻碍地走过每一个房间，仿佛对这些房间已了如指掌。一路上，他看见一座巨大的犹太纸板像，挂着面包师傅一样的粗粗的八字胡，这尊纸像不能在下个复活主日被人糟践泄愤，只能屈尊给女主人的某幅画当当模特；他经过一颗颗糖制骷髅头，他们用那永恒不变的甜滋滋的表情冲着他微笑；他走过一尊尊阴气森森的阿兹特克神像，走过一卷卷满腹革命思想的藏书；他穿过客厅，那里招呼过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艺术家，款待过影响了整个世界的领袖；他没有停下脚步看看那一张张以往往客的旧照片，也没有瞧瞧那一幅幅画作，画中的五彩颜色如一道醉在蒸气腾腾的龙舌兰酒中的彩虹般随性、鲜艳；他一直走到木质餐桌前，那里再无往日的欢声笑语和高谈阔论。

蓝屋曾经愉快地接待过好友知交，而骑手正是女主人的一位故交，因此，厨娘埃乌拉利亚一看见他就跑到厨房里替他准备些吃的、喝的。厨房里嵌满绚烂的塔拉韦拉瓷砖，在所有房间中，厨房仿佛是这宅子的心脏，令她不断搏动，令这座本无生命的建筑焕发活力。蓝屋不只是一处栖身之所，更是女主人的圣殿，是她的避难所和祭台。蓝屋就是弗里达。在这座宅子里，弗里达珍藏着她一生岁月的回忆。在这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画像与乡气的瓜达卢佩圣母像共处一室，相安无事。在弗里达的黄铜床两边，摆着许多陶瓷娃娃，她们都是在好几场战祸中幸存下来的，还有稚气的洋红色小木车、手掌形状的立体派耳环、酬谢神恩的银制品。这一切都表达着那个注定一生都被钉死在病床之上的女人那些久已忘却的渴望。弗里达，心怀哀伤的女神、满腔激情的女子、描摹苦痛的画师。此刻，她正在床上，衣服是蒂华纳^①风格、萨波特卡^②风格或者是墨西哥文化的大杂烩。她正望着她的镜子，那一面面镜子沉默着争相映出女艺术家最真实的一面。照得最真切无余的是嵌在床顶天花板上的那一面，它固执地映出她的模样，叫她直面自己所有作品的唯一主题：她自己。

陌路人走进卧室，弗里达回过头，神情痛苦，两人视线相交。她看上去十分憔悴、消瘦，疲惫不堪。她才年过半百，看上去却苍老得多。她的咖啡色眼眸目光幽远、空洞，因为她为了镇痛总注射大量药物，又常用龙舌兰酒浇去爱情的苦涩。那双眼眸已如燃烧殆尽的

① 蒂华纳，特万特佩克地峡地区女子的民族服装。

② 萨波特卡，古印第安土著民族，位于今天的瓦哈卡和特万特佩克地峡。

灰炭,尽管当弗里达谈论艺术、政治和爱情时,那眼睛也曾燃起炽焰,如今,那双眼睛却变得幽远、哀伤,但最主要的,是疲倦。她一动,一副矫形围腰便禁锢着她、束缚着她。她的一条腿孤零零地翻来翻去,紧张地寻找着它的同伴,但那另一条腿已在几个月前被截去了。弗里达看着她的客人,回忆着他们过去的会面情形,每一次都伴随着一场不幸。她焦灼地期盼着这一次的会面,当她的房间被一股强烈的田野和湿土的气息所淹没时,她明白使者终于应她的召唤而来了。

使者只是站在她身边,明亮的眼光静静地落在那具破碎而脆弱的身体上。两人没有打招呼,因为老朋友可以不拘这些繁文缛节:弗里达只是抬起头,好像在问他来的那边一切如何,而他用手碰碰那顶宽帽子,表示一切都好得很。然后,弗里达不耐烦地叫埃乌拉利亚来招待来客。她的喊声粗鲁,毫不文雅。她过去的那种娇俏、爱热闹的心性已随截去的断肢而入土,随病痛和手术的折磨而死去。她如今待人的方式就像柠檬般酸涩。

女仆过来了,端着一个很别致的大盘子,缀着花儿,盖着一块绣着鸟儿的小方巾,方巾上还有用白色玫瑰花瓣写成的一个“她”字。她将漆盘放在床边的一张小桌子上,盘里放着敬献给客人的食物:一瓶龙舌兰酒和下酒菜。埃乌拉利亚因为客人在场而很紧张,她在两只吹制玻璃杯中倒上烈酒,杯子和宅子是同一种蓝色。她给每杯酒配上一份桑格利塔酒,然后,再端来新鲜的蔬果沙拉小吃,一块烤凝乳奶酪和切成四瓣的柠檬。在他们被酸得龇牙咧嘴之前,埃乌拉利亚便已溜之大吉了。

陌生人意外的深夜造访叫她止不住地打冷战,浑身直起鸡皮疙

瘩。她忙不迭地告诉其他仆人说她一直没看见那人的身体投下影子。所以，她和楚乔一样，也诵了几遍万福马利亚祷词，念了几次天主教经，保佑自己见邪不沾，趋吉避凶。

弗里达拿起那杯龙舌兰酒，抬起她的一字眉——这表情可是她独家特有——将酒一饮而尽，一来是为了缓缓她身上的阵阵剧痛，二来也是为了给她的客人作陪。使者也将杯中酒饮尽，但是，他没有碰桑格利塔酒。真遗憾，他也没多瞧那盘下酒小吃，那可是按照迭戈的前妻卢佩给女画家的配方准备的。弗里达又倒上一杯。那已不是那一天的第一杯，但那会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杯。酒入喉头，浇醒了她昏昏沉沉的意识。

“我叫你来是想让你带个口信给我的教母。我想改改我们亡灵节那天的约会。今年不会有供品了。我希望她明天来。告诉她，我希望这一路能愉快，这一次我不想回来了。”

弗里达不再说话，等着使者回答，但是，就如往常一般，他并没有回答。虽然从没听过他的声音，她还是一直坚持要跟他说话。只有他那双渴盼着土地和自由^①的眼睛盯着她。他喝完最后一口龙舌兰酒，以表支持。然后，他放下酒杯，转身离开房间，马刺甩得叮当作响，留下女艺术家一人面对她那已如她的骨架一般支离破碎的生命。他迈着庄园总管一样的步伐穿过院子，经过花园，园里的鸚鵡、猴子和狗一见他便叫个不停。他来到大门口，楚乔正把门大开着。他点点头，生硬地与小伙子告别，而这小仆人却直划十字，比礼拜日的寡妇划得还勤。他再次骑上他的白马，沿街而下，消失在墨蓝的

① “土地和自由”即墨西哥革命中民族英雄萨帕塔的革命目标和口号。

夜色中。

听到马蹄声在凛冽寒风中远去，弗里达手中紧紧握住蘸满黑墨的画笔。她在私人日记中草草记了一句话，又描上几个黑色天使的漫画加以装饰。她眼中含着泪将画画完，合上本子，又叫来了厨娘。然后，她从床头柜里抽出一个破旧的黑色小本子，那是旧日美好时光的留念，那时的她还对生命满怀梦想。在她跟迭戈结婚的几个月前，她的朋友蒂娜把这个本子送给了她。对于自己的婚礼，除去那段回忆本身，这本子是她珍藏下来的唯一礼物。她翻开第一页，嘴唇微动，读道：“要有活下去的勇气，因为，死是谁都能做到的。”然后，她开始一页页地翻，动作缓慢，小心翼翼，就像一个图书管理员正对着一部用古羊皮纸写成的《圣经》。每一页都有深藏的珍宝，那是她生命的片段倾洒而成的一份份食谱，佐以她对自己生命中每一个人如诗般的描绘与品评烹制而成，就像是美味的大杂烩。她自己将这个本子戏称为“薄荷集”，因为她在其中写下了每次亡灵节布置祭台时用的食谱，那是为了兑现她在多年前许下的一个诺言。她在满是桂皮、胡椒和大把薄荷气味的纸页中翻来找去，终于找到了她要交给埃乌拉利亚的食谱。

“我要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埃乌拉利亚。明天，你得按照我写的方法做好这道菜。你得早早地去市场买齐所有材料。我要你把它做得叫人食指大动。”她指着那道菜的食谱，这样吩咐。她停了停，压下心头的苦涩，因为她知道自己已快油尽灯枯，然后她继续吩咐道：“公鸡打鸣后，你就抓住它，宰了做菜。”

“弗里达小姐呀，你要杀了可怜的咯咯哩先生吗？”女仆吃惊地问道，“它可是你的心头肉啊。你待它就像待亲生孩子一样。”

弗里达没费神回答她，只是转过脸去，闭上双眼，试着入睡。埃乌拉利亚将本子贴在心口，退了出去。

在这张犹如牢狱的床上，弗里达梦见了宴会，梦见了糖制骷髅头和展出的画作。她醒来时，埃乌拉利亚已不见了。她的家一片沉寂。她开始怀疑，使者的来访和她的整个人生，甚至她的第一次死亡，都只是那些为了缓和折磨她的疼痛而开出的药物耍的一个小把戏。她琢磨了很久，终于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她放声大哭，因为愤怒，因为痛苦，直到睡意重又来袭，带她再次远离现实而去。

几个小时以后，迭戈从他位于圣安赫尔的工作室过来了。他进卧室来看弗里达，发现她正神情痛苦地睡着。他惊讶地注意到床头柜上竟放着一瓶喝到一半的龙舌兰酒和两只还散发着酒气的杯子。当仆人们告诉他说女主人并没有客人来访时，他更加纳闷了。他搬来他的摇椅，坐在妻子床边。他轻柔地牵起她的手，仿佛捧起一件精致的瓷器，他轻轻地抚摸，害怕弄疼了她。与此同时，他追忆起两人共同走过的岁月，回想起这具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的火一般热情。他深爱着这具身躯，既带着床第间的柔情，又有孩子对母亲的崇敬。他回想着曾经共度的良宵，弗里达那精致的、雪白的、蜜桃般小巧的乳房以及她那圆圆的屁股直叫他痴醉不已。他记起他把这话说给她听的那天，娇俏的她只答了一句：“我的屁股像薄荷叶吗？”然后，她对他解释说，那种叶子是心形的。他见到那样的激情如今却蜕变成了一架破烂机器，不禁哭了几分钟。睡意来袭，他还在呢喃：“我的弗里达，我的小女孩弗里达……”

第二天，在女画家最钟爱的公鸡宣告了新的一天来临——这个活儿它已奇迹般地干了二十二年多了——之后，它便被拧断脖子，

下了锅。但是，弗里达再没能尝到它的滋味。

医检报告指明，她死于肺部并发症。获得当局通融，迭戈让弗里达免于尸检。从此以后，她自杀的传言便像清晨用小火煮咖啡的香气一样四下飘散。

弗里达写在日记上那句令人心碎的临终遗言是：“我希望这一路能愉快，这一次我不想回来了。”



使者

他曾说过：“让愿成鹰的翱翔晴空，让愿成虫的爬行于地，但是，被人踩了可别哼唧。”他不是对我说的。我都不知道他是对谁说的，但是，他确实是说过的。给他斟上龙舌兰酒，倒上桑格利塔酒，再来点吃的，因为他山高水远过来肯定累了。我要是这样骑马过来，肯定也会累得喊娘。

蔬果沙拉

卢佩有一天心情好时曾告诉我说，在哈利斯科，饭前来杯龙舌兰酒、吃点蔬果沙拉可是少不了的惯例。在她的家乡那边，农夫们在田里耕作完回来，就会坐在回廊凉荫中的藤椅上，吃着美味的水果和凝乳奶酪，一口口嚼着龙舌兰酒。

2只新鲜豆薯,去皮;4只多汁的大橙子;3条黄瓜,去皮;半个菠萝,去皮;3个半熟的芒果;1个仙人掌果;1把洋葱;6只柠檬;4只青椒;岩盐。

☞ 豆薯、橙子、黄瓜、菠萝、洋葱、芒果和仙人掌果,都要剥得一样形状、数量相等。若再撒上些石榴子儿,这盘沙拉就会装点得好像墨西哥国旗一般,看上去棒极了。混好柠檬汁、四只辣椒和一勺岩盐来拌制。或者,就用柠檬和辣椒粉来调味。

烤凝乳奶酪

凝乳,来自龙舌兰酒的故乡,是一种非常美味的新鲜奶酪,跟我在哪里买的都不一样。只在那边的市场和小店里才买得到。有时候,卢佩旅行回来会带一些很美味的奶酪来。

1块凝乳奶酪;1瓣大蒜;1/4杯香菜叶;1/4杯欧芹叶;1/4杯罗勒叶;1勺新鲜牛至叶;1/2杯橄榄油;盐和新磨的黑胡椒。

☞ 把一大块风干的凝乳奶酪放入一口陶锅中,然后浇上一种用剥碎的蒜瓣和其余的作料拌成的酱汁。用盐和胡椒加以调味,放在阴凉处泡上六个小时,院子里也好,窗台上也好,小心别让猴子给偷吃掉。然后,用一百八十摄氏度的温度烤二十分钟,或者烤到奶酪开始融化的时候。要趁热吃。这种做法很适合拿来配着炸玉米饼或面包片来当下酒菜。

桑格利塔酒

这个桑格利塔酒的配方是我有一次跟穆雷旅行时弄到的。那

时候,他教我龙舌兰酒应该配着一种酸甜味的饮料来喝。但我喜欢喝纯的龙舌兰酒,就像男人一样,这种喝法总能帮我镇住那些来拜访迭戈的美国佬。

2 只普埃布拉辣椒干;2 勺洋葱末;2 杯橙汁;1/2 杯青柠檬汁;盐。

将普埃布拉辣椒干烤一烤,去筋、去籽,煮沸两分钟,然后放十分钟。把洋葱、橙汁和半杯青柠檬汁拌好,跟辣椒一起放入榨汁机或研钵中,细细研磨,再撒上盐。还可以多加些橙汁、柠檬或是番茄汁。

桑格利塔酒就像女人一样,散发着香料和洋葱的气息。她给雄浑的龙舌兰酒添上姿彩与辛辣。他们俩在一起,就是天生一对。

我多希望跟我的迭戈也是这样啊。但是,他可以是我的朋友、我的孩子、我的爱人、我的同事,却永远不能成为我的丈夫。在我撞上那辆有轨电车之后,他是最糟糕的意外。